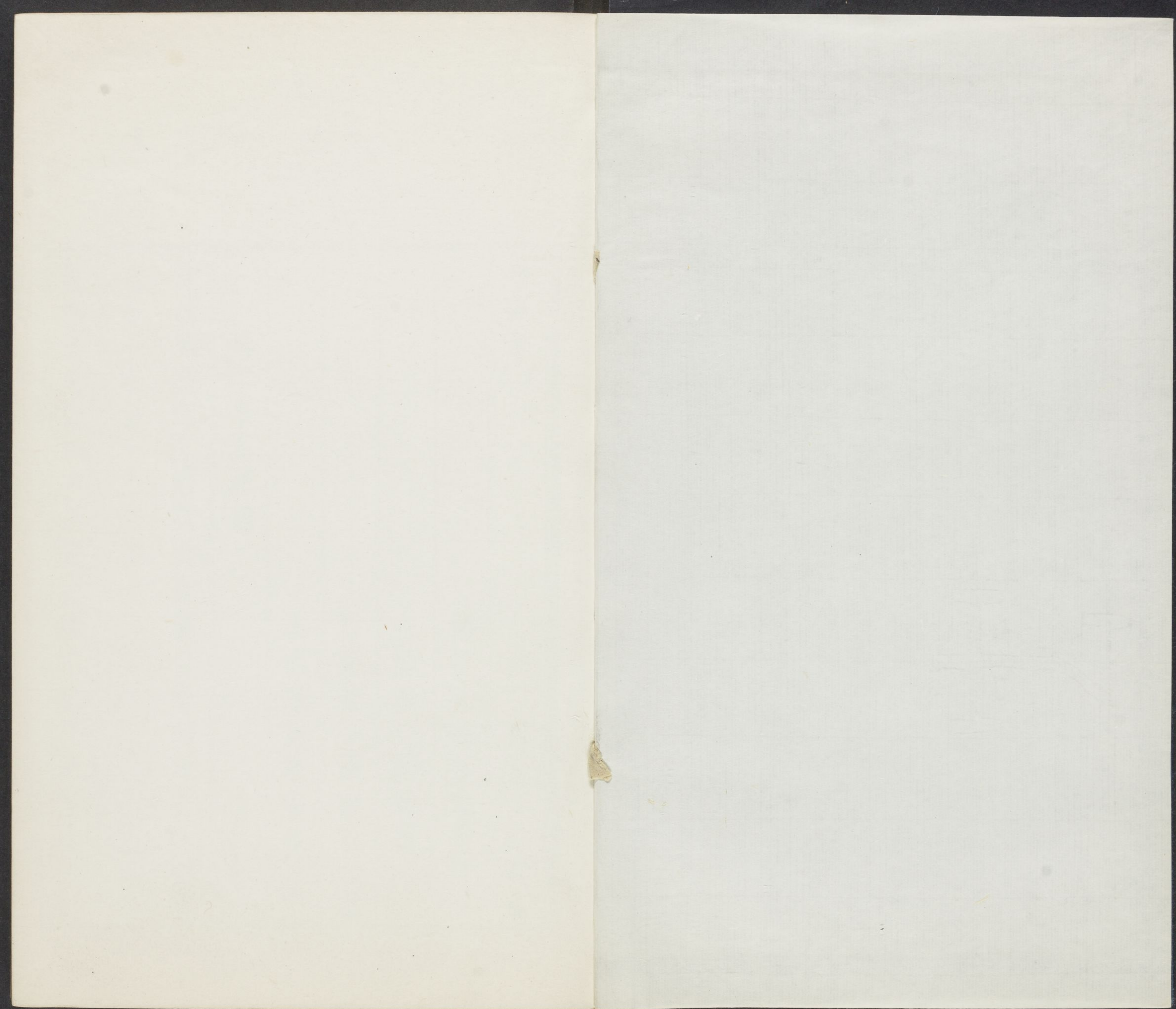


T 5463/1192

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8 1941

湖海集

卷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兩廣府存稿

闕里孔梅任季重著

山陰黃達儀述

新安張韻諧石同閱

江都卓爾堪子任

與李季霖刑部

捧誦佳製。遂斗膽批改。蓋遵台命。稍效其狂瞽之  
見。亦不敢自外之意也。拙句亦改數字。仍望再賜  
批抹。庶見吾兩人真寔切磋。不似泛交朋友。以面



諛爲知己耳。

與雪谷兄

長安人到。凡吾兄近日之服食居處。賓朋僕從。及面目之肥瘦。顏色之舒鬱。皆一問再問。兩淚沾襟。念弟與兄。作士同。被恩同。服官同。始而同榻。繼而同廬。一分而仍同爨。再分而仍同宅。不意三分而遂隔兩千里之外。一則匹馬紅塵。一則扁舟綠水。回憶向之。悶語愁腸。此慰彼勞者。猶是生平最樂之時。而今萍泛梗飄。茫無津逮。往來大河長淮。秦

郵。邗溝之中者。數十次。海岸湖心。任如家舍。雖不廢登臨。不廢交遊。不廢吟咏。大抵皆無聊之極。思所云笑者。非真笑。而歌者。非真歌也。吾兄知弟者。弟豈甘寥落之人乎。

與顏學山

在維揚閱邸報。知令二兄修來。忽棄賓客如山裂。星隕。驚痛欲絕。乃于北郭爲位而哭。四海茫茫。誰爲解人。誰復知我者。學問文章。猶屬聲氣之末。而無氣無聲。如磁針珀芥之投。所謂生平更無兩人。



湖海集 卷一 一  
一旦人琴俱往。淚枯聲失。從此閉戶深山。終世不  
必更一語矣。死生大故。向與修翁透。庭闈發清風  
明月。俱証斯言。而修翁不善領畧。草草畢事。竟使  
我孤道難鳴。我不負修翁。修翁終爲負我也。六兄  
賢豪長者。家庭區畫。自爾盡善。二兄未了之緒。皆  
賴深心大力以當之。更望自愛金軀。勉成後勁。倦  
倦至情。幸勿泛視也。

答丘柯村

解纜之興不可遏矣。乃以何事未果。僕海陵署中。

不啻深山。正宜同來。消受殘臘。而足下布帆虛掛。  
避我若浼。或以僕爲寒曹。而生憐惜之心耶。抑以  
僕爲勞吏。而加體恤之心耶。僕謂天下必無不能  
留客之官。亦必無不及會客之官。卽如鄙人之羞  
澁。尙欲損俸留客。凡仕途之說貧者。皆逐客者也。  
如鄙人之胼胝。尙欲偷閒會客。凡仕途之說忙者。  
皆厭客者也。足下巨眼。當不一例茫茫。付之風塵  
以內耳。

與家宏興博士



湖海集 卷一  
分手九月。寸心如結。予自揣何人。既受明倫之職。又奏水土之功。湖海扁舟。一籌莫展。而家庭庶務。重煩足下。襄助綜理。不墜前輒。宗祖族人。寔式賴之。盛典一書。尤望畱神校訂。務從實錄。勿惑于浮議。以貽後譏。千秋之典。匪細故也。禮樂諸務。難成易壞。亦當注念保護。庶不負當年一片苦心耳。

與季昭霽潭兩弟

蕭然寒暑。歲云暮矣。既無補于蒼生。徒見踈于兄弟。少年樂事。轉盼陳迹。聞兩弟依然聚首。歡笑經

年。每日。一盤棋。誰贏。誰輸。每夜。一尊酒。誰醉。誰醒。我獨扁舟孤棹。暮海朝湖。如垂釣之翁。似乘槎之客。兼之食指踰百。薪水皆艱。奏績何年。言歸無日。兩弟與西野弟。除夕圍爐。念舊日之情事。揮淚一飲。能盡。懽乎。其相三兄。此時必在京。與三立大兄。守歲。秋浦弟。又在曹南。過節。所謂地北天南。同一相思也。

與葦垣

歲行盡矣。不見吾弟者。又是一年。愚一身泛梗。兩



袖携風。舍禮樂文物之成。入蛟龍斥鹵之鄉。雖咏吟不廢。而面目全非。家門諸務。惟賴吾弟一人調護其間。如波濤柱石。孤且良難。愚雖身處江湖之遠。而心仍在祖庭之前。先憂後樂。爲國計者。且亦不得不爲家計矣。

與黃交三

傍午衙散。細讀令岳定九詩。氣甚靜。每讀一過。如棊韵繞指。茶香戀盞。至不可思議。乃得詩之神理者。今親其人。亦復如是。吾不知標格與詩孰爲勝。

負也。

與黃仙裳

定九果掛帆耶。僕尙有許多商酌。以俗吏故而踈畧太甚。不日遣人之東原。少伸禮賢之意。乞先生預爲白之。頃晤史淑時。知孫豹人于數日前捐館。僕在廣陵。頻與往來。見其龐眉童顏。大似壽徵。夫何未及古稀。輒爾修文。西京風雅。從此晨星矣。如有挽詩。僕當和之。可歎者。文人之歿。祗添一道詩題。甚有詩題亦不及之者。結聲連氣。竟何益哉。先



生古道照人。當不河漢此言耳。

與徐丙文

江南江北。選家林立。大都揚風挖雅。而從事尺牘者絕少。蓋尺牘一體。卽古之辭命。所云使四方能專對者。寔亦原本風雅。人但知詞爲詩之餘。而不知尺牘亦詩之餘也。足下肯駐寒衙。早夜搜輯。誠爲快舉。考古今文章家體裁不一。代各專美。蓋一時人心之所尙。卽千古氣運之所歸。而居其先者。雖極力開創。不能盛承。其後者。雖極力蹈襲。不能

似當其際者。雖極力擺脫。不能免。一二有心人。微窺其意。不先不後。以全力調護。標榜其間。用成一代之文章。其在茲舉乎。其在茲舉乎。

答閔義行

閉戶北園。暫息征塵。乃勞雨中之棹。再至三至。贈言成帙。皆堪師法。諷誦益我良多。元宵燈火。正欲大續勝事。推足下爲主觴。而乃鴻飛冥冥。莫繫莫維。歎今夕之難永。遂惘然而獨寐。忽接華札。又投篇什。人逾遠而思逾近。情轉至而詩轉工。春雪高



懸。和者寔寡矣。疊領筐篚。瓊瑤山積。蕭然行署。如  
乞兒暴富。從此一服一御。皆出足下之高義。卽菽  
水遠獻。亦借光杯。欲求一相報者。而一無長物。  
並詩亦不敢輕作。字亦不敢率寫。足下肝腸似雪。  
意氣如雲。當不比齷齪世人。較量于錙銖輕重之  
間也。

答俞陳芳

垂願寓園。疊投佳咏。過爲推許。滋愧良深。僕資力  
鈍。而應酬多。年近四十。學道已晚。雖稍有所得。不

過。憑空察驗。旣無指授之師。又鮮發明之友。碌碌  
歲月。坐失已多。昨日之會。僕得畧陳其端緒。乃蒙  
諸君危坐傾聽。竟日不厭。實僕有生以來。得意之  
日。倘肯反覆詰難。窮原竟委。使僕因疑得悟。從此  
稍有進長。則拜諸君之賜者。更不淺也。

答鄧孝威

僕已解纜矣。接鄰旬月。僅面三次。而皆不在詩筵。  
酒社之間。雖面猶未。面也。每念先生垂老失偶。孤  
帳冷衾。傷神倍切。僕鞅掌風塵。竟不及持一卮以



相慰。反勞垂注。于漆吏鼓歌之餘。猶屢索拙咏。若  
祇借以噴飯。稍解鬱陶。則僕何敢久秘。但恐愛而  
忘醜。竟欲附之大選。則僕如野鶴乘軒。雖至榮極。  
寵而驚怖。無措。故羞澁濡滯。不敢卽出之懷袖也。

與魯謙庵僉憲

僕碌碌襍線。無所短長。每厯時憂。覆餗是懼。先生  
握控大邦。屹然砥柱。賈魯三策。應有成竹。其將何  
以益不敏哉。南來發願。欲備闕里樂器。所需浮磬。  
已取之靈壁矣。而應田懸鼓。惟淮上者爲佳。不有

賢地主。指授贊襄。則取材不良。製之無法。清廟明  
堂之上。豈擊土鼓而從事者乎。

與李厚餘

分手後卽喚小艇。與諸君從事。高吟足下。非關扶  
老常攜杖。每狎浮鷗。欲近船之句。乃知情景逼真  
也。自安豐鎮至牛灣河。僅五十餘里。一路崖高水  
下。甚可施工。不知過此以往。又作何觀。莫非王土。  
莫非王臣。惟王者之命。是從。何敢避勞而就逸也。

答黃仙棠



聞鷄逐隊。過午放衙。隨班之苦。甚于畚鍤。非先生旦夕慰藉。風塵勞吏。幾于生趣全無矣。讀文簡詩。新潔如沐。真微雲住壻也。卽與青蓮小箋。同揭壁上。米帖青果。皆尊性所最嗜者。并以持贈。惟先生尋法外之法。味外之味耳。

與冒辟疆先生

先生雲中龍馬。海上鸞鶴。望其精神姿采。亦足增人智壽。而况親爲降庭之老。高譙清談。連夕達曙。如對古人之典冊。如觀先代之鼎彝。咨嗟瞻仰。拜

之不遑。而受之不敢矣。所賜佳書大著。受教良多。卽瓶罍諸珍味。亦不僅口腹之感。僕早晚必求一機。以爲青若地。以慰先生倚望之心。草此遠候。幸勿金玉。然非敢勞答也。冀得手書細字。以誇示寮屬耳。

答許漱雪先生

樓頭寵餞。極一時之盛。况有先生龍馬精神。領袖羣英。語言成範。步趨可師。折柳大作。一洗塵言。遂覺昨日之柳色。花光。皆成佳話。宮氏北園。將與南



浦。河。梁。並。傳。千。古。矣。朝。雨。浥。塵。不。能。面。辭。掛。帆。定。  
于。明。朝。言。之。黯。然。

答吳藺次先生

來。廣。陵。十。日。識。丰。儀。一。度。茶。話。頃。刻。主。賓。習。套。性。  
情。針。芥。之。合。雖。洋。溢。言。表。促。促。未。敢。信。也。及。晤。彤。  
本。世。兄。往。來。酬。贈。皆。出。高。誼。乃。知。先。生。之。憐。勞。人。  
而。慰。征。夫。者。情。文。兼。至。聽。雨。小。集。何。足。傳。播。大。序。  
一。弁。其。端。遂。覺。雅。比。蘭。亭。豪。追。金。谷。同。人。咸。爲。予。  
賀。以。爲。序。傳。而。主。人。必。傳。寧。知。古。之。序。傳。客。傳。而。  
主。人。不。傳。者。何。可。勝。數。僕。敢。不。自。勉。自。愛。以。爲。藉。  
傳。之。地。哉。

與張山來

聽。雨。之。會。得。足。下。爲。領。袖。遂。覺。觥。籌。生。色。吟。嘯。可。  
傳。是。日。發。辭。吐。論。惟。足。下。爲。雄。載。卷。携。書。惟。足。下。  
爲。富。蓋。不。止。一。詩。之。冠。冕。集。中。也。別。後。時。時。馳。念。  
每。逢。同。人。卽。讚。服。不。置。口。所。賜。諸。藏。集。已。捧。至。闕。  
里。增。輝。奎。宿。矣。足。下。雜。著。典。麗。娟。好。亦。皆。細。讀。密。  
圈。把。之。過。日。至。于。令。牌。韵。牌。精。雅。可。玩。亦。時。時。在。



手雖未洞測高深。乍觀羽毛。便識吉光。再摩膚理。益驚琬琰矣。近作想益宏深。仍望次第檢示耳。

與丁飛濤先生

浴咸來自武林。持先生見懷詩。如獲拱壁。僕十年結想。酬于一旦。然頗有憾焉者。僕知先生以文章道義。而先生之知僕。不過一治河使者而已。僕猶記已酉歲。台旌同撫軍于旄。辱臨敝里。僕甫弱冠。在諸生之班。一望顏色。得讀孔林紀瑞詩。云在林樓上。見嶧山。蠹起雲氣。結成女世公。令四字楷法。

端凝。類海嶽書。不知當時偶爾寓言。抑或真有所見。今不幸而言驗矣。乃災也。非祥也。夫災祥皆寒家之事。何關於先生。而必令先生見之。乃知先生之文章道義。久已默契聖心。故災祥微妙之機。必早以相示。亦如子貢侯端門之書。鍾離啟壽堂之甕。在先生當日見其兆。而不能洞其故。僕今日遭其故。而始悟其兆。先生爲神人。僕亦未始非解人也。何時獲一把臂。各証所見。所聞。一被二十年之疑案乎。



與宗定九

不見我梅岑者又兩月矣。縷縷欲言。一時難理念。足下高臥東原。獨寤寐處。不知塵市者久矣。一旦命棹百里。訪僕于花燈簫鼓之場。墨瀋酒痕淋漓。蘿帶香塵。花霧飄拂。荷巾于時。足下驚才絕艷。肆應百出。雖酒吏歌人。皆勞頤盼。乃知高隱名流。原非枯禪腐儒。僕與足下數共晨夕。愈看愈妍。蓋如小喬初嫁。雄姿英發時也。無限千秋。正圖揚摧而君家之猿鶴。促君歸矣。僕所得大著大選佳書佳扇。克盈篋簏。尙一無瓊玖之報。而足下又諄諄致語。以僕之拙集爲念。僕泥塗勞吏。滿眼俗物零星。殘稿用紀歲月。不知何以亦邀賞于法眼也。

與俞陳芳

扁舟久待。未聽踏歌。愴然獨去。覺有一段不了之情。蓋爲斯道。惓惓不比他人。徒以交情。繾綣汎起。離愁也。足下解人。或以別爲不別。則又更進一籌矣。

與黃仙裳



臥病窮海。知交全無。旦夕呻吟。眠食都廢。此時雖  
靜。攝安養者。猶不免日劇。况千萬饑寒之衆。日來  
號叫。醫藥餽糧。事事堪愁。夫愁本病根。愁不去而  
病能興乎。

答朱魯瞻

津頭久待。以未得握手爲恨。掛帆西去。掩淚回看。  
忽見犀舛。馳送佳句。不啻桃花潭上也。展舒熟讀。  
情見乎辭。頭目涔涔。從此作十日惡矣。

與黃仙裳

別後同交。三過訪東原。作世外竟日談。極盡生平  
之快。定翁高情古道。送我邗關。同眠同食。異常纏  
綣。却以先生早歸爲憾。舟中絕句。無限深情。一讀  
一酸鼻。遂以秘之。笥中不欲再見。此苦境耳。

與丘龍標

詩債未了。又停帆半日。亦以戀戀故人之故。非盡  
供應筆墨也。足下大手長篇。讀之咋舌。不得已以  
小律塞責。自覺羞澁。然龍尾長。兔尾短。正亦不能  
自強也。



與杜于皇

冒暑過舟。痛飲至日夕。先生豈盡嗜酒哉。實有一  
段。傾吐不了之衷。特借杯酌。以淹其時耳。僕與先  
生交最晚。而先生之交。僕最真。當坐客襍沓之中。  
凡一語一笑。皆以目相視。亦口人之所語笑者。或  
未必爲我之所語笑也。讀扇頭贈句。停舟如有待。  
結契豈雷同。愧哉。僕何能不雷同。但未肯學  
吠耳。

答龔半千

得妙染佳詩。克盈几案。小小划子人。亦指爲書畫。  
船頓令坐蓬窓。持茶杯者鬚眉。願盼皆有風度。誰  
謂人俗不可醫。先生非醫俗之岐黃乎。僕早起移  
舟大東門。就賓客故也。不意乃與尊寓相遠。一似  
避而去之。然後知天下事不可容。心容心則責者  
至矣。長卷見惠。非但字多也。且更有贈僕之詩。昨  
晚熱甚。何以捺筆。先生作用匪我意及。

與杜于皇

秘園在北郭。非紅橋一帶也。今日之集。同人俱到。



待足下久不至。有客云見茶村乘輿疾行。向紅橋  
問去。斷非赴豪家之召。或迷武陵之津耳。敬以數  
行作桃片秘園。從此不秘矣。

答秦孟岷

西團人到。備悉苦境。弟與長兄至戚好友。原期握  
手天涯。共相慰勞。不料中途分飛。弟爲泛水之鷗。  
兄爲在籠之鷗。兩相依者。而兩不相顧。言之潛然。  
所云告病辭歸。各種猶豫之念。俱當刪却。從來將  
相仙佛。非耐性人。不能成弟苦境。尙未受足。或再  
到草堰。共喫黃蘗。未可定耳。

答李鶴生

土木形骸。祇宜林壑。濫叨弓旌。抱慙良多。小照數  
幀。寫出處之大節。以示子弟耳。過蒙垂盼。兼賜佳  
記。遂令鬚眉生彩。蘿薜有光。作手已不能及。過譽  
又何以當哉。

與崔蓮生運使

繫纜邗上。得過高署。笙簧文酒。備極繾綣。數月之  
勞瘁。都償于一日矣。僕匏繫昭陽。一籌莫展。聽雨



高樓苦吟悶坐。遙想先生美人爲政。優游忘機。  
風良雨之辰。乘畫舫。遊紅橋。詞人滿座。佳句盈。  
覺仙樓與仙舟。又有仙凡之隔矣。

答黃儀逋

昨晚蚊熱特甚。蚊而濟之以熱。猶貪而濟之以酷。  
也。足下越境可免。僕則似懷土之愚。眠不至露筋。  
不止矣。拙集別無副本。卽付陳鶴山携去。足下法  
眼高手。惟所痛爲芟抹。必求可存者刻之。僕本窮  
人。不能代人辦覆瓿物也。

與王漢卓

海上風烟。時時入夢。足下醇雅孤潔。實不愧尊公。  
高風。幸託蘭藉。自應獻醜。但僕近住昭陽城上。風  
雨滿樓。吟嘯自賞。所爲詩無一驚人句。又不得足  
下確爲甲乙。昧昧付梓。寔屬自欺耳。

答王歙州

淹留冰厨。紅日未沒。因旣庭先生。不能耐暑。故遂  
隊同行。實非五臟神之所肯也。扇卷竟爾獻醜。何  
時再一快談。云待金陵回日。太賒限矣。



答徐蘭江

讀新作筆氣道邁。駸駸日上。何勝歎服。瓜藕之惠。皆各園佳品。共之冰盤。恰與冷館相稱也。

與李左民

分手後。暫息昭陽北臺。長夏無事。坐看湖光海氣。侵撲襟袖。每念足下。胸有烟雲。筆無塵土。何時買棹東來。爲我摹寫。兼完前託八幀。恐稍遲。則鷗鷺之踪。又不知飛鳴何渚矣。

與黃仙裳

秋風漸爽。想健步勝昔矣。特遣伴以微芹。將意兼訊。何時聚首。別而復聚。聚而復別。或因別而反得聚。或因聚而反成別。此中顛倒。皆非人力可期。水萍風絮。適然而已。

答黃交三

連接手教。皆不及答。蓋政蚤暑溽之苦。乃生平所未經者。雖居拱極高樓。俯看城內萬家烟火。城外百里芰荷。而朝不得食。夜不得睡。大似落劫仙人。苦行頭陀。何時始爲圓滿之期。耶。足下讀書養氣。



持滿而發。白下秋風。專聽好音。僕客囊羞澁。聊以  
二金克卷資。蓋近時無車無魚。較任海陵時。又添  
花樣。大約離唱蓮花。落不遠耳。

答張諧石

僕本貧官。又交貧友。有心無力。自蹈菲薄。何時得  
一機會。大爲柴桑。故人增色乎。念之念之。弟非食  
言人也。若谷在敝署。備悉清苦之狀。百里荷花。不  
堪持贈。藕粉數函。聊助苦吟耳。

答閔賓連

秘園一會。識足下之鬚眉矣。而足下之大著宏作。  
雄談卓議。槩未敢窺測。寄到大稿。及黃山誌。挑燈  
細讀。足下之精神文采。躍起紙背。始悔社集日。單  
言片語。竟同于冠蓋公宴之事。無怪乎虞山當年。  
聯八郡大社。人多語泛。攘攘文臂。而識者亦謂之。  
市交也。扇茶領愛。讀山誌。偶得長篇。直寫胸臆。乞  
大筆削之。

與蔣前民

海內有前民先生。如文字之留義。畫樂律之本黃。



鍾令人俯仰玩味。咨嗟不窮。秘園之集。得瞻着字。古貌古心。乃在黃農以上。所稱前民。真足楷模。後生也。寄到詩畫。爭好一扇。點墨隻字。皆具典型。拜而藏之。竟不敢作懷袖物矣。

答卓子任

廣陵諸子。結契者衆矣。獨與足下相見最晚。而一見傾倒。別有氣味。之投較始。交諸子時。微有異焉。此其故。僕不能喻。而足下亦未必深喻。蓋有天焉。故秘園之集。足下方主其事。鼓舞群賢。頓成雅舉。他日事傳地傳。而賢主人如足下。與學臣者。豈出諸賓客後哉。故知傾蓋之始。皆非偶事也。

又

石濤上人。道味孤高。詩畫皆如其人。社集一晤。可望難卽。別時又得佳筴。持示海陵昭陽諸子。皆謂筆筆入悟。字字不凡。僕欲求一册。以當二六之叅。不敢徑請。乞足下婉致之。

與吳菌次先生

停帆一會。得接荀香。雖賦別匆匆。而夢魂常在。紅



橋烟雨間分韻佳什冠冕全集僕尤愛十五國風  
詩得半八千客路酒常兼之句別來寄跡昭陽嘯  
咏一樓看郭外數百里荷花文人如艾山湯孫歙  
州輩亦常過我但湖海客槎跡逸心勞人地雖佳  
不能使興會不淺也大序已弁拙詞翠翹金冠無  
鹽自無鹽耳

答錢十青

維揚賦別悵悵東歸昭陽文物之區而荒涼特甚  
一蔬一粥竟似逃禪李若谷同任數日頗爾清減  
使君之貧可知已

答朱霍山

先生與冒鄧兩翁皆海內耆英肯過荒衙流連竟  
夕一時昭陽竟成洛社佳什深穩堅光真屬老手  
語云老手舊臂一以當十先生八十歲之老手不  
啻當千百耳

答黃交三

足下以何事遄歸耶數日共几聯榻逾增膠漆偶  
爾分手亦有別緒且宋旣庭冒辟疆鄧孝威諸先



生萍聚昭陽。爲千秋僅事。海光樓額適成。欲卜初  
三日登樓賦詩。足下與墨書一去。海光無光矣。萬  
望早旋。以壯茲舉。

與鄧孝威

聞卽刻返海陵。僕明日欲作一小東。不知可停帆  
否。羞澁客囊。無以增行色。小盃一隻。聊爲舟資。登  
樓諸作。乞于舟中錄賜。盃不大。恐買舟未必穩也。

答朱霍山

佳書妙絕古今。歸之闕里。永作家珍。筆不可及。年  
不可及。不謂奉使海中。撈此奇寶。

與冒辟疆先生

昭陽天邊之水。非萬不得已。如張騫者。孰肯乘槎。  
先生以弟馬齒之故。遠就三百里。同在三十日。飽  
我以行厨之珍。投我以奚囊之玩。促促言別。情何  
以遣。且北風甚厲。水腹將堅。此後縱有雙魚。豈能  
破冰而來乎。

與俞水文

昭陽一水。羣賢畢集。自花洲七子之後。于今爲盛。



又兼金屋佳麗。來自天際。一時詞賦聲歌。占斷南  
國。正擬登樓觀海。大集同人。而乃以羞澁客囊。不  
能爲西園蘭亭之主。坐失良緣。殺風景極矣。別後  
悵悵閉樓。而庖人廩人。更來敗意。目今坐客常滿。  
食指日多。呼庚呼癸。未免捉襟。特向大倉假粒粟。  
亦如涸鮒。丐涓滴于滄海。旱苗望膚寸于泰山。故  
知不吝耳。

與李季子

大作凌唐軼漢。勒之石門峯頭。山靈生色。但任山  
之人已出。捧讀汗下。竟似移文矣。

答宗定九

東原過訪之後。乃承慤慤雅意。送我黃灣。同聽江  
雨。共臥溪舟。迨停帆廣陵。猶晨昏促膝。極生平文  
酒之樂。先生戀我不肯歸。我戀先生不肯發。紅塵  
綠水。此際大費躊躇。分手以來。僕之北行。又不果。  
無限千秋。正可從容話語。孰知一棹昭陽。如居海  
外。中原故人。音問寥濶。今蒙手函媿媿。念及馬齒。  
並寄詩扇。謬讚涼德。而拙稿數篇。亦已收之藥籠。



貽笑海內先生雖極愛我乎未免包荒之甚矣

與鄧孝威

滄浪亭畔。追隨旬月。欣風雅之有託。兼縞素之難忘。東道踈濶。寔增慙愧。別來海風湖雨。無限淒楚。忽接手教。驚讀佳咏。姪杖乃附不朽矣。繪事雖細。技亦必遠。遊而後成。文章道德。豈杜門逐客者所能。寔悟乎領台教所得多矣。

答卓子任

古人不期來日。蓋以來日事不可預計也。仕宦之身。雖旦冬亦不能自主。況歲月哉。僕視工海上。期宦績而歸也。謀方始而召撤回都矣。道經維揚。同人留予爲停帆之集。集始畢。又返棹昭陽矣。八月再。以事至維揚。同人邀予爲看月之集。集未就。而又遣之鹽瀆矣。朝湖暮海。節序全忘。兩年重九。大抵皆蘆荻鷗鷺之汀。來歲重九。又不知飄搖何處。此則事之不可期者也。諸同人雅集平山。追步楊柳春風之句。覺四座吟嘯中。居然有歐蘇在。乃知千古此平山。千古有歐蘇。此則事之可期者也。僕



以勞薪不得與觴咏之列。亦欲續尾群賢。借傳不朽。此又事之可期而未可盡期者。讀來扎感慨係之矣。

答張諧石

宦海行踪原無定止。况爲乘槎之客。其飄搖烟霧。又何所抵足也。生平知己半在維揚。溯洄就之而不得。轉側思之而徒勞。每獲一函。如得瓊玖。反覆尋繹。至形夢寐。况足下尤僕所每飯不忘者乎。佳作纏綿篤摯。誼過古人。欲作答音。援筆輒止。倡予

不易和汝寔難也。汪扶晨高才雄名。僕物色者已久。不意其縞紵先施。何時過邗上。一接荊州耶。子臣虎採詩胎陽。凄凉特甚。僕不能大爲潤色者。僕亦似採詩之人耳。

與李厚餘刑部

分手又抵歲暮矣。淹留湖海。未卜歸期。出無車食。無魚寧止黑貂裘敝哉。自先生入都之後。時事日非。無可告語。回想圍爐候茗。並馬談詩一段情事。輒凄然欲淚。近聞關河使者將臨下河。不知又作



何變端。白衣蒼狗聽之而已。

答何蜀山

足下作士不第。作吏不終。落魄揚州蕭寺。遇亦窮甚。昨夜看月之集。獨足下佳句先成。同人浮白讚賞。被之管絃。次日騎馬過市。人人指爲瓊花狀元。亦足以償數年之落魄矣。世之傳臚鳳闕。與足下之擊節仙觀。總以揚州一夢。目之可耳。

與方雪岷進士

瓊花觀看月詩。惟先生擅場。蓋常場擅場。乃爲難。



湖海集 卷十二

札

戊辰存稿

闕里孔尙任季重著

山陰黃 達儀逋

新安張 韵諧石同閱

江都卓爾堪子任

與余澹心

從諸選本。獲觀著作。典博精密。如商周鼎彝。藻刻。極細而古。色自黠然也。僕乘槎湖海。風雨勞勞。乃不敢以泥塗之人。重自菲薄。每謁諸前輩長者。搜



討舊聞。用拓鄙識。寔欲接踵先正。振起家學。區區附風托雅之事。幼所艷嗜者。今且自悔。然君子以文會友。未有離咏歌著作之林。而問道于盲者。僕與合肥何蜀山交最久。殘臘間相遇於廣陵蕭寺。備述足下古道絕學。令僕納交。今蜀山已化異物。而其言猶在耳。敬以拙稿作縞紵。蓋不負故人一番愆與之盛心耳。

與田綸霞撫軍

海上樓船得拜檠戟。雖茶話片刻。猶能揚挖雅頌。

衡量古今。晤對之頃。竟忘閣下爲節制三吳之二千石。其澹泊寧靜。當於南陽廬中人求之。任抑鬱窮愁。莫可言狀。湖海一集。乃呻吟疾痛之聲。閣下旣肯塵目。則兩年之嘔心。已有成效。不但賞之爲彤弓。卽罰之亦華袞耳。任近寓維揚。以先北海祖祠墓在揚。叠遭兵燹。坯土無存。念先北海在漢末。顯儒術。興學校。爲天下窮士所歸。雖被難權奸。而節義凜凜。實古來賢達之冠。今欲從諸人士之請。建一北海書院。爲朔望會講之所。俾四方遊學者。



棲遲有地。鐘鼓芹毛。雖一家之享祀。詩書絃誦。乃四海之橋門。閣下主持名教。雖疏請創舉之事。尙肯爲之。况在齒牙筆墨間乎。募言斷以執事爲重也。

與宋牧仲籛司

先生振雅扶風。領袖吾黨。僕伏處山林。時卽知海內有牧仲先生者。恨不旦暮遇之。前贈咏綠牡丹石刻。卽供之蕭齋。薰以名香。今且有年矣。而不意其蒞政吾鄉。不得一遇。同官江南。又不得一遇。承

頒牧菴各種大著。把之過日。雖勞瘁窮海。如先生之朝慰夕勉也。春風駘蕩。懷想更切。敬以一牘遠候。蓋如饕餮者。過屠門而大嚼。雖以快意。未必不竟可得肉也。一笑如面。

與朱天錦

傾蓋昭陽。遂成膠漆。一時文酒過從。無出我兩人右者。別來移居蕭寺。吟詩送老。下河前工。久已付之東流。但歸朝無期。思鄉有夢。甌釜之魚。旣不堪煮。乃不得不聽飯後之鐘矣。



答許漱雪先生

先生乃靈光碩果。海內無多。當此春和高居。願養  
爲天下愛者。舊使後生小子。知有典型。則僕之所  
深望。向平婚嫁。有何虛止。似不宜縈老人之胸次  
也。

答卓子任

紅橋乃邗上一徒杠。自阮亭先生宴集之後。遂成  
勝地。固知平山當日。亦一荒岡。得六一築堂而始  
傳。後人踵跡來遊。終不能出古人之上。何以附古  
人而成名耶。傍花村野老之居。從無名流過。賞我  
輩雅集觴咏。特爲開闢。將與平山紅橋鼎峙。揚州  
况又有足下扛鼎之詩乎。

答端梅庵

傍花村一旂亭耳。同人買醉吟詩。將成名勝。足下  
遠自秦郵。來襄盛舉。不異滕王閣故事。滿座賓客。  
讓後來居上矣。

答閔義行

琉球繭紙。堅緻潔白。存之篋笥。堪入賞鑑。不敢濫



用爲紙災也。石子一枚。如夏雲奇峯。乃石中之渠。魁卽貯之。水盆銅尺。歌固佳。箋上小行。嫵媚生動。尤佳。卽揭之。晴窓一摩。一玩。今日手眼不得偷閒矣。

答王景州

纔喜識韓。遽爾分襟。相對離筵。心目注射。別有脉脉。通誠之處。實非他人所能解也。佳作貯之錦囊。時時捧讀。一篇一意。可稱詩史。拾遺八首之後。此爲老手矣。別來兀居僧院。春興闌珊。雖稍有抒寫。皆泛應無當之作。豈有閒錢刻此胡話乎。舊作數首。聊以引玉可耳。

答王欽州

席散一拱不意。遂有三月之濶。紅橋烟雨。遊人買醉。僕乘小輿。往來其間。羨煞旂亭。恨無一知己者。強來捉袖。此際不得不憶足下耳。昭陽城外。菜花黃否。去年風景。結想魂夢。不知何時。駕小艇泛輕波。晤足下于黃金世界。一飽窮眼也。近聞時事更新。雖忍餓衝寒。頗覺神王。贊歎不足。寄之咏歌。咏



歌不足形之舞蹈矣。大刻愈出愈勝。如甘泉乳井。汲多更佳。僕茅塞已久。雖努力芟闢。終無妙境。寥寥蕪詞似瘠田之菘莠耳。所問蔣汪二君久已渡江。雪蜀兩老同爲古人。僕襤被僧廊。舉目淒涼。若非時事之快耳。殆亦鬱鬱病矣。

答黃儀通

昔人言窮者謂往日之窮。無卓錫之地。今日之窮。連錫也無。又謂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今日之窮。以舉火爲奇。僕往日以親朋少。驗窮。今日以親

朋多。驗窮。何也。親朋來顧者。無資遣歸。日積日衆。日衆日費。日費日窮。何所捫止。今且停午一餐矣。前作得金歌時。猶多妄語。今乃一一實之。亦足爲妄語者之報也。清明上巳日。不廢冶遊。簫鼓画船。賓朋滿座。人人羨使君豪舉。豈知皆使君爲客。而賓朋爲主乎。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亦安往而不樂哉。佳作汪傳。已入史公堂奧。僕無容贊。獨於字句涉複者。稍以愚見省之。蓋多不如少也。春已暮矣。綠葉成陰。而諸事未就。惟望足下過署。就教一解。



鬱陶相待者。雖無婦藏之。斗酒而紅橋。青帘偏愛黃公也。

與于臣虎

法海寺一片荒涼地。不知隋宮盛時。此爲何境。足下選詩小樓。樓下畫船輿馬。過無虛日。曾不知樓上有人焉。孤吟伍嘯。胸具千古。僕謂樓下之春風。百回不及樓上之清宵一度也。

與宗定九

紅橋修禊之會。欲以先生主壇。而鴻飛冥冥。久待不至。畫船簫鼓。終覺少韻。忽得大作。刻之卷後。如明月盡而夜光來。歌笑中流。居然有梅岑在也。拙集辱承佳序。似以錦覆糞。未免罪過矣。瓊花詩。欲丐片言爲重。乃蒙賜以鴻章。且多博核典贍之論。真出望外也。

與崔蓮生運使

月餘不晤教矣。每承懇懇注念。寔窮途之指南。僕鬱鬱居此。三旬九食。雖每以義命自安。而從我于陳蔡者。不能無愠。見之言。何以答之。先生其教我。



答張諧石

兀居曉鶯堂。得諸君酬酢慰籍。不止遣悶。且可樂。饑送春之約。自當早隨鞭弭耳。僕與足下相賞于風塵之外。凡可以表幽而彰隱者。無不曲致款私。雖足下室邇人遐。而大夫不舉式廬之典。皆僕之責也。

與平甫兄

驚聞老叔師訃音。慟哭昏暈。五內摧絕。乃爲位設祭。稍盡子姪之禮。終以不得奔喪會葬爲憾。弟蒙

叔師非常教愛。于衆人之中。獨以遠大期許。聞弟叨一命之榮。遂至喜而不寐。蓋從世道人心起見。不比世俗。彈冠但爲交遊光寵已也。今弟治水淮南。碌碌無狀。日望叔師惠以好音。竟不意捐館于臨邑。慟哉慟哉。弟將何所適從。以免于罪戾乎。容復命過里門。當稽首墓前。以謝不能築塲獨居之罪也。

答黃仙裳

隔歲不一面。手函亦不數致。自訂交以來。無此踈



濶大都以貧病憂抑失禮甚多積愧成踈積踈成罪先生或亦知之也近且一日一餐親朋僕從居無食而去無資僕清夜自思生平無大罪戾乃至作揚州餓殍若繩以春秋之法諸大夫國人不能自謝矣

答黃交三

曉鶯堂聚冉冉春暮秦郵歸棹何不踐平山之約柳老鶯啼殊覺索莫玩月兩律大為珠湖生色淮海之後風流再見矣獨司空所賞珠湖春綠水黏天之句全篇不見何也大序久要不忘但愧鈍筆不能副此妙句耳

與汪于鼎

花下快聚又得暢談不枉春風一度也銅尺首二字皆讀為慮侯考郡國志有林慮無慮然皆邑名非侯國且侯字亦無人旁者有所謂侯城乃氣候之候非諸侯之侯又太原郡有慮虎邑屬今五臺縣然字非人旁而字彙亦有寫作僞者况虎字古寫作帀字甚多慮係銅尺似為得之笈書無多不



能細辨。奉去銅尺。並小冊。乞博雅者留意焉。

答閔義行

喉病稍可。皆佛手柑之所療也。容謝愛。姪斌也歸。乃惠茶香種種。再謝愛。查二瞻帖。不易得。得而且多。真過分矣。三謝愛。平山堂屏字。檢出似珠還劍。歸。不勝奇喜。四謝愛。僕之愛多。不報。與足下書畫。債多。付之不理者。同一例耳。

與田綸霞撫軍

黔陽之遷。真出意外。在閣下文章事業。超出古人。

正宜閱歷邊徼。處恒人所不能處之境。以成奇勳。異烈。若但吹角建牙。坐鎮靡緝之鄉。雖好詩。亦不多有。而况成千秋之奇男子乎。在展轉思之。雖以失庇離羣。為私憾。而稱慶加額者。乃與天下共之。近者僕僕馬足。迎新使者于數百里外。舊婦事新姑。殊難為懷。接手教。愴然涕下。百里江濤。雙魚難到。雖有曲折之衷。向誰訴之。

與黃仙裳

伺候檠戟。日夕回寓。忽見大序。拜而讀之。立局命。



筆如古大臣。莊士正笏端容。談義理風節。而又沉  
靜。溫克無纖毫矜張。奔逸之氣。真老手鴻裁。爲一  
代可名可世者。以弁予集。未免褻越矣。

答秦孟岷

下河一案。千變萬化。雖智者不能測其端倪。弟浮  
沉于中。莫知抵止。蓋宦海中之幻海也。前與舅翁  
同事河干。受教良多。今踽踽獨行。進退維谷。接手  
教。知舅翁有復棠之意。弟心切願望。但時事日非。  
大異前局。先川何以收趨事之員。四分何以招千

來之衆。舊新兩相觀望。交盤尙費躊躇。弟之行止  
且未卜。又何能爲舅翁借一籌也。邇日讀史。蕭寺  
倍極鬱陶。方寸有幾。旣爲今人。耽憂又爲古人。耽  
憂乎。

答端梅菴

別後僕僕奔走。未有寧晷。寓海陵半月。艱苦之狀。  
又甚維揚。所謂岐路窮途。逢人欲哭矣。近日返棹。  
天寧暫消伏暑。長夏一餐。猶費拮据。吾豈匏瓜。何  
至繫而不食。聞者能無發一笑乎。



答黃仙裳

塵土馬牛之人。得足下父子時相慰藉。義雖友朋。情則親串矣。別來仍居蕭寺。以餓腹而陪閒話之。賓空囊而養久居之衆。較之堂頭和尚。猶覺吃苦。昨承教。謂宜刻一東西南北之章。僕思之。實不相符。夫所謂東西南北者。雖栖遲靡定。而何天不可高飛。今則動多掣肘。膠足一隅矣。拙詩百首。皆鬱鬱久居此之作也。乃蒙溢美批評。甚感提携之婆心。然郊寒島瘦。情見乎辭。一丹一黃。殊費大筆之

教點耳。

與俞陳芳

授室授餐。好我大過。當之能無愧慙乎。匆匆西來。未及面謝。期于不日返棹耳。孰意久稽如此。偶爾去住。皆非意料。況天下之事。乎况生平之事。乎作客日久。以浮沉爲常境。以聚散爲戲局矣。

答黃交三

飲酒賦詩。皆有一肚皮無可奈何者。足下憐其貧。而又贊其樂。甚感知已。但處此境界。不病則善矣。



樂自何來哉。僕不敢自欺。以欺人也。選詩之舉。甚善。然不可有利心。亦不可有名心。名心盛。則欲人盡說好。至欲人人盡說好。而謂有真是非者。吾不信也。足下與墨書勗之。

與朱天錦

比隣作寓。偶然耳。然亦有天焉。不使在陳之厄。而見于在吳。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又免僕僕之亟拜。僕何修而得此哉。昔孟嘗養客。欲收客之效也。僕迂拙如此。足下豈有所厚望而養之哉。無所望而

養。所謂真養。有所望而養。所謂以犬馬畜客也。雖然。世之名爲客者。徃徃不感主人之高義。而祇感主人之酒食。感主人之酒食者。而欲主人不以犬馬畜得乎。足下高明。當勗予言。而莫逆也。

與魏和公

冷館草具。先生父子惠然肯來。遂盡一日之歡。且談翠微峯勝境。不啻武陵桃源。桃源世外。桑麻耳。翠微竟是雲中鷄犬。豈不又勝桃源一倍乎。後世因無問津者。疑桃源是寓言。今翠微確確是先生



之家。而挑源何足疑。且何足奇哉。

答費此度

暑天勞步。未得罄歡而別。承示學術指歸。洞若觀火。已書紳服。膺永佩高賢之教矣。樂律深邃精微。非狂鄙所能窺。但夙承家學。幸有儒官遺器。存什一于千百。二十年來。悉心考証。已試之于闕里。行之于雍宮。仍恐譌謬相沿。失古人良法美意。新秋涼爽。肯命駕相商。期于盡是。彙成一書。以垂示後學。則僕之苦志得先生而甘矣。

與宋旣庭廣文

適枉台駕。未得久坐快談。僕肩輿爲婚者。借去又不能急往就談。特遣价持拙刻博笑。外有闕里樂官瞽者徐義。以問道南來。明日將返。諸公贈言甚多。乞亦品題一語。爲之增重。勿謂瞽人不識字也。

答方樸士

寄跡蕭寺。甌釜屢空。得足下引爲知己。敦古人授餐之誼。頓令厨傳生煖。佳什大跋。蘊藉風流。直堪追匹蘇黃。一讀一贊。擊節欲碎矣。



答喬東湖

讀佳跋。寄懷今昔。情餘于文。且多蕭森歷落之致。蓋得章于史漢。得句于左國者。偶爾小品。皆可名世。輕求漫作。總屬暴殄耳。

答蕭靈曦

徐生育目。頗得神解。抱器南來。原欲就正有道。果荷諸君子嘖嘖贊許。比于襄冕。虛往寔歸。彼何幸耶。足下既賜佳圖。又贈佳詩。雲烟珠玉。輝映一紙。徐生之名。成于諸君子者十之一。二。成于足下者。

十之八九矣。

答許漱雪先生

先生先代遺者。聲爲古律。身爲法物。一言一動。皆可垂訓。僕拙詩一册。譬之春鳥秋螢。閒花草。或可供士女之消愁。而廟堂典型所在。則必無用處。先生乃不鄙其纖巧。索而讀之。且振之以宏鍾。弁之以周冕。俾開卷者。驚心屏氣。歎爲當代大著作。及漸讀漸弛。迨終卷。乃笑震雷之鮮雨。峩冠而加。猴豈非先生予僕。以華服反形。僕之草野乎。謹如



命付梓而愧汗實甚也。

與黃仙裳

違教又兩月矣。何若是之速耶。僕在天寧寺忍飢抱病。千愁萬苦。皆于兩月內包之。此兩月內之分寸。可敲受用人之千萬劫。日長如小年。寧第爲靜者言之。先生近况。除貧之外。想亦無別慮。夫貧者吾輩之常。若不貧則變矣。處變境者。樂乎處常境者。樂乎先生可以自信矣。

與鄧孝威

沽酒一醉。次早西發。瞻望台旌。倏及兩月。竟不知爲瘡鬼所困。此鬼特怕詩人。昔杜子美贈以佳句。而瘡鬼遠遁。今海內推先生爲斬瘡鬼之渠魁。何至臨陣忘刀耶。一笑。

與黃儀通

久不得消息。秋風涼冷。渴思故人。足下近况何如。每日有佳醞三斗否。若果能滿意。便不生病。亦不愁貧。更無煩僕之懸懸也。

與陸拙庵



足下工琴。又工畫龍。琴爲古樂。今人不講。龍爲神物。世人莫知。宜乎其不遇也。茲欲索書出遊。尤非得計。行路之難。自古傷之。歷數知己。長貧者多。誰有餘粒。能及此迂濶無當之墨客乎。令嗣正已。能讀父書。廣陵散不絕矣。教子成龍。非陸揆微其誰能。斷七不宜抱器輕出。墮人世之雲霧也。

答姚綸如

足下偉然一丈夫。英氣勃勃。見于眉宇。傾蓋之始。卽以識膽相許。今果歷試諸艱。盡收經濟之畧。歸

于性命。捧讀廣陵襍感。或贊歎世情。或玩味天心。乃用世人作出世語。甚耐人尋繹。昔邵子作安樂窩諸詩。宋慶宗讀之。稱邵雍天挺人豪。英雄蓋世。此之謂知言養氣之大丈夫。而世人不知。但以擊唾壺。拔劍砍地者。爲丈夫。曾進履之。畱侯不若。又何足語於聖賢之林哉。

答王漢卓

秋後餘暑。汗沾衣袂。頻勞大筆。心甚難安。玩月佳句。清新圓潤。便如昨夜水輪讀之。快暢起舞。何似。



在。人。間。也。

答宗定九

偶有觀濤之舉。得先生如期命棹。成千古勝事。蓋如星聚雲蒸。或有天以王之耶。佳什大雅元音。得體得法。非泛泛遊衍之作。且意到筆先。如濤飛浪湧。發群公之興。壯當場之膽。真詞壇健將也。王氏五兄弟。一堂埴篔。盡洗俗音。取次捧讀。愈出愈奇。先生薰陶之功。真同時雨矣。史方山何人。亦復不弱。總之。近名園者。無凡卉耳。

答于臣虎

分手旬日。猶未渡江耶。觀濤之會。以不得足下執耳爲恨。佳作遙寄。壓倒一切。服極羨極。銷夏詩承付梓。傳播已覺不安。并版擲贈。如買贖而不還珠。貪亦甚矣。

與翁曙公

承惠佳畫。氣韻蕭疎。高出荆關。真逸品一派。展之壁上。日夕卧遊矣。足下年富才高。無技不精。前輩包稚修。萬年少。亦擅多藝之名。而如足下留心理



學兼以經濟者。則又指不多屈。湖海相逢。真非偶然耳。詩扇一柄。乃郭匡山見贈者。乞再染數點於後。以成合璧。

答徐松之

秋風漸冷。絺衣葛屨。先生焉在乎。小寓苦境。寔所目擊。雖能以一飯飽君腹。實不能以雙翼代君足也。先生屢云刻下南歸。而僕之贈言愈緩者。蓋如幽王舉烽火。諸侯直以爲戲耳。

答郭臯旭

聞蒲帆已掛。不敢再過細談。恐取榜人之厭耳。苦索拙跋與詩。勉爾錄去。不知錦囊珠玉中。必以瓦礫。襍之者。何也。

與汪文治

不接教言。又三月矣。蕭寺兀居。同人罕到。秋夜漸長。閒搜諸君贈答之言。爲消遣法。惟足下兄弟瓊花二作。氣韻出漢魏之間。已得大幅。裝成屏幃矣。仍乞二小箋貯之巾箱。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化育鈞陶。功非細也。



答俞陳芳

草滿堦除。久無人跡。忽枉賢父子車騎。喜出望外。  
一簞一瓢。欲稍遲高駕。而乃匆匆返舟。雖深體使。  
客之貧。而使客典書鬻硯。沾此斗酒。乃不肯一嘗。  
之。亦未爲能體使客之貧者也。

答端梅菴

讀贈言。敲擲有聲。沉雄無敵。進乎技矣。我罔弄男。  
兒。當之氣索。

與鄧孝威

秋風促衣。歸思紛如。偶憶先生舊作數首。乞各書  
一紙。歸之行篋。零珠散翠。貧女皆有用處也。

答吳蘭次先生

水壓飽飫之後。僕僕風塵。又復數日。得觀濤大作。  
如海日東昇。燭火歛光矣。徐浩然贈詩頗多。必以  
大蹶爲重。譬之售商銅漢玉者。須有宋錦。祇子方。  
炫買者之目耳。

答端梅菴

九日茱萸。天涯快聚。亦古今難事。況僕東西南北



之人偷閒來此。尤不易得者。足下爲時賢之冠。及期而去。情何以堪。來歲重九。可必再聚乎。卽生平重九。可必再聚乎。足下達人。勿泛泛視也。

答繆墨書

馬齒日增。碌碌無成。賓客醵金來壽者。盡海內之英。周旋其間。祇增汗下。承大惠遠頒。知足下亦念及此日。甚感真切。况扇頭佳作。脫去壽言蹊徑。尤宜常常在握乎。

答黃交三

病瘡病痢。愁飢愁寒。無車無馬。望鄉望國。以鐵鑄之身。當之尚恐。消磨而乃以瘦骨支吾。其間古來有如是之壽徵乎。佳句賜祝。深愧過譽。尊公欠句。不敢復索矣。

答端梅菴

梅嶺登高。未免有遍插茱萸少一人之憾。是日到者三十人。孝威園次前。民皆在焉。卽席詩俱成。雖衆珠爭輝。究竟待佳詩作夜光耳。

答繆墨書



落拓羈人。時時垂念。真不以炎涼爲濃淡者。承問  
何時得閒。欲携具就談。僕除眠食之外。何時不閒。  
但就談有忙。足下携具有忙。使者耳。

答宮叙五

兩日捧讀佳詞。蘊藉旖旎。是此道當行。卽構小序。  
托以傳播。承贈扇頭長調。神兼乎韻。情餘于文。感  
激高誼。又非一序之能報也。

與俞錦泉

僕之窮途。豈但一餓先生之憐才。豈但一飯前華

筵。觀劇時。蓋數濕青衫矣。五籍樓畧停數日。公事  
畢。卽買棹西發。重來握手。擬在望後。所謂別離已  
昨日。因見古人情也。

答卓子任

真州之遊。出于不得已。今停舟已三日。尙無消息。  
或竟畫餅。未可知也。所謂畫餅者。言飽乎眼也。今  
望眼將穿。並眼亦枵腹矣。走使來索壽文。竟未示  
以節畧。雖空中樓閣。尙須與雲布霧。豈能呼咄而  
辦乎。



與宮叙五

真州返棹。接手教。卽爲數言。荒蕪鄙俚。自嫌老醜。敢廁入紅牙白紵之中耶。

與張諾石

布衣之選。特爲刻縉紳。便覽者。作一對症藥。其人皆素所交遊。深習其性情者。不特存詩。兼欲存其人。何世之選家。不惟不論其人。並亦不論其詩乎。

與李曉佩

廣陵爲天下人士之大逆旅。凡懷才抱藝者。莫不

寓居廣陵。蓋如百工之居肆焉。足下宿學名家。又爲當代公卿所器重。而乃落落孤潔。不屑同于時流。讀旅懷詩。皆嗟卑嘆老。負病忍貧之作。立意極刻。抒辭甚快。足下雖不輕以示人。而隋珠和璧。豈能掩于揚州之市哉。

與崔兔牀

先生爲天下有心人。浮沉江湖間。寒士莫不趨之。今老而善病。徒步淮南。誰其識之者。昨偶談片頃。使我淚承睫下。小冊乞題數字。寒夜展觀。以當與。



先生促膝皺眉細話心事耳。

與卓火傳

頃自吳門。同見華扎。知先生愛僕甚篤。而僕寔庸碌。因人一無可否者。今出山五年。誦讀既廢。經濟亦虛。但於江烟海霧中。微吟孤嘯。積有數紙。諸君子見之。稍有許可者。不知僕之苦心。著於篇章。僅十之一耳。泛泛酬應。日不暇給。一生甘苦。止附於風雅之末。則僕所大爲愧恨者也。久仰先生海內世德。爲人倫之藻鑑。今亦過爲許可。其所許可。必

不悠悠如世人之許可。安得稍浣泥塗之踪。盃酒從容。飽領馨咳。而僕亦從旁暢吐胸懷。水乳針芥。當別有投合耳。老女不嫁。逢人自媒。幸勿一笑而麾之。

與黃仙裳

碌促塵踪。重承高雅。別來辦北上之資。不得已而出弔於吳。雷轟薦福。徒勞往返。乃聞先生寄揚數日。未得結文酒之歡。所謂無往非拂意事也。

答卓次厚



園亭共酌。未獲細話。而神采遠映。如瞻天半之霞。徒有贊羨耳。命作吳夫人壽言。雖強顏爲之。但不敢見阿家壻也。

答卓火傳

遠客在座。有失裁答爲罪。承教知欲采風海陵。深愜鄙願。但此邦主人。僕未深交。惟黃仙老高風古節。爲所引重。入偃室而說。頃當無有第二人耳。

答程穎叔

大作鍛鍊精純。光彩自炫。謹細爲評點。以見僕篇

篇卒業。非面諛習套之敢加蔬酒之餽。有古人風。郊城相隔。未得翦燭共醉。把主人之詩。可恕主人矣。

答金受宣

佳句改削精嚴。已登作者之堂矣。改之又改。乃見謙而又謙。學問人品。不日新日尊者。吾不信也。

與盧歇菴

冬至陽生之日。諸先生聚講寒館。可以卜吾道日泰也。但席次所語。僕不能無調亭於其間。主良知



者。譬釋家之宗門。主經傳者。譬釋家之講門。主倫  
常者。譬釋家之律門。良知以傳心。經傳以立言。倫  
常以制行。皆是也。而不無偏見焉。吾道大中至正。  
合內聖外王爲一體。一有偏見。則成拘儒小士之  
學。然不能不有偏見者。性分之弗齊。學問之未到  
故也。吾道中但慮者。異端耳。邪說耳。今已得吾道  
之偏不妨。因其偏而漸臻於全。紛紛爭論。操同室  
之戈。奚爲哉。先生信我者。故敢一商之。

答汪柱東

蕭寺雪夜。共話窮愁。纔幾日耳。不意又至殘臘。蕭  
寺之雪如故。僕之窮愁如故。忽接新函。頓感舊事。  
不禁欷噓欲淚矣。近日河事。又非前比。以一文弱  
書生。追逐其間。非得已也。聞尊公先生。老境著書。  
足下暇日奉養。享人世天倫之樂。下河苦境。當棄  
之。如遺耳。

答王汲公

歲行已盡。足下歸興勃然。僕浮家泛宅。安所歸乎。  
讀石門佳詠。神移深林大澤之中。碌促牛馬。亦何



事哉。

與吳園次先生

兩日有事送迎。遂遲作答。七十老翁詩。如命書去。究竟俗病不可醫耳。殘臘蕭寺。爐火皆無。不日布帆東指。再來則先生是七十一翁。言之悵然。見贈石門大作。父子翁壻。珠玉成林。可以賽山中金銀氣矣。

與王山又

季子于役。苟無饑渴斯已。難矣。王事靡盬。不遑將

毋。誰其念之。茲天寒歲暮。欲遣一介于故里。躊躇累日。苦無其旨之獻。適承大惠。得以展貧兒之孝思。謹對使拜嘉辭。曰。謝。豈足以盡高誼耶。

與卓火傳

已與仙裳謀守歲之酌。何所感而忽有去心。是日家家忙節。無人問風雪之破寺。剩僕一人。僵臥其間。去心忍乎。孤雲草堂。僕之舊居也。讀大記。雖愧過譽。實感箴規。獨恠先生脫然而去。反遣僕以思鄉之虛本何也。



答繆墨書

寓南城陳家菴。除夕閉門不聞剝啄者久矣。足下之刺胡爲來哉。僕幾條窮骨一段鐵腸。愈冷愈堅。愈餓愈勁。雖盛儀種種奈共食僧厨腥鮮久謝。謹留豆豉一味共梅花嚼之。

湖海集

卷十三  
札

已已存稿

闕里孔尙任季重著

山陰黃 達儀逋

新安張 韻諧石同閱

江都卓爾堪子任

與黃儀逋

讀元日見懷詩。有大笑茅簷春興發。題詩先寄漢公卿之句。甚爲足下賀。繼而思之。足下詩一篇。換酒一斗者。也。今日之漢臣。無張騫之葡萄。而止有。



蘇武之冰雪何賀之有。

答繆墨書

試燈之約未諧。已備悉于交三札中。啓來函。知又  
于元夜。旅邸蕭寂。逢場遣興。諸君肯來。僕何苦  
作。劉子政耳。

與朱天敘學士

名園雅集。極金谷之樂事。及潦倒渡江。歲暮風寒。  
瓶無半粟。今雖大地回春。而冰山雪海依然。故我  
幸令弟天錦肯來。聚首。飛花飄絮。且以一醉消之。

與李東山

瓊玖侯鯖。稠賜頻。頰愛我之切。出世情炎涼以外。  
金陵買棹。未定何日。得蔡紉。有東道主矣。鍾山牛  
首。自須飽看。

答金左黃

分袂兩載。一無善狀。雖奔走匍匐。而寔求人驅使  
之不能。下河局面。可咲如此。足下高飛遠引。甚為  
得計。何乃見獵心喜。又理前言乎。

答俞錦泉



碌碌因人一無成事。茲逐隊北上。實切汗顏。再過  
歌筵。乃臨去之秋波也。嚶嚶鶯聲。能不啼而又啼。  
乎。厚惠疊頒。多于陽關之曲。鮑叔知我。謝亦多事  
矣。

答戴景韓

舊孽未了。既去仍歸。連日亢旱。積熱惟茗椀清談。  
可滌煩襟。承惠新芽。卽汲泉品之。兩腋之習習者。  
已來而一塵之媿媿者。尙吝何耶。

答黃儀逋

古人道義相交。有通財周急之義。况束脩以上。將  
其誠敬。自應拜而受之。但俞生落托窮途。非能解  
衣衣人者。却之却之。豈爲不恭乎。承華批媿諭。謹  
半受半璧。蓋事在兩可。僕亦不敢執一而行也。

答繆墨書

寓樓雨過。濃綠甚佳。不特無酒玩賞。並亦無食消  
受。竈火蕭條。從者病卧。不料陳家菴卽是陳國。但  
恐尙有蔡家菴耳。

答黃仙裳



經年在陳。以絕糧爲常。以舉火爲異。忽擯令。任上木之釜。庖皆先生說項。不使皇華。勞人饑餓。于茲土。爲諸大夫。國人增色。僕何敢以私恩。謝哉。

與宋旣庭廣文

碌碌塵土。數月不及奉候。先生必謂我已歸矣。孰知兩番同事。計二十一人。皆得先歸。而我之不得歸。仍然耳。人皆知薄命之窮餓。由河工遷延所致。而不知河工之遷延。由薄命之窮餓所使。今已決意北歸。束裝載道。袁了凡曰。立命由己。今聊一試之。

與王欽州

僕不日北上矣。大海風波。回頭皆如舊夢。願禳之。厭之。生生世世。再勿復作。足下多才。肯賜以長言。如臨川譜四夢。雖夢之好惡有別。然皆足以警難醒之痴人也。雖然。僕倚裝匆忙。猶能說此閒話。僕豈夢中之人乎。

與李若金

數年苦海。力欲脫去。而海中蓬萊仙島。又依依難



湖海集 卷之三  
舍。今特遣价求佳稿數篇。壓歸雀之背。有親故來  
看者。出以贈之。以當靈芝。瑤草耳。

### 答倪永清

僧樓獨坐。絕似空谷。忽聞足音。覺然不勝驚喜。一  
蔬一酌。聊話積懷。然分手在邇。未免又添離緒矣。  
足下。心直膽大。手辣眼高。自是第一流英豪。血戰  
三載。已獲中原之鹿。從此放馬歸牛。與天下休養。  
和平方為得策。古來英豪。有馬上取。而即以馬上  
治者乎。

### 答黃仙裳

鬱鬱寓樓。殊難為懷。今在酒米之餽。來自雨天。亦  
雪中之炭也。我輩老眼。幾曾見之。

### 與卓子任

聞西湖返棹。詩滿奚囊。不勝健羨。僕北歸之志。已  
決。定于四月十八日。自海陵來揚。恐舟中卑隘。不  
便久停。乞蚤謀一棲息之所。或道院僧寮。或城外  
園亭。皆可。僕近時無襪被。不必固墻垣。無冠蓋之  
交。不必高門閭。但得茂林脩竹。可以消暑。寬庭廣



院。可。以。坐。賓。客。僕。願。足。矣。

與黃仙裳

天。曉。解。纜。至。日。暮。猶。不。得。發。賓。客。坐。滿。兩。艙。家。人。  
無。着。足。處。投。詩。贈。扇。竹。籠。已。不。能。容。而。賓。客。索。筆。  
劄。爲。口。號。爲。長。歌。絡。繹。不。完。猶。有。待。立。岸。上。者。噫。  
天。下。如。此。等。船。有。幾。隻。乎。使。君。之。窮。甚。矣。使。君。亦。  
不。爲。不。富。使。君。之。勞。甚。矣。使。君。亦。不。爲。不。樂。今。夜。  
尚。過。俞。君。舟。領。錢。席。先。生。暨。冷。子。壻。輩。不。比。恒。情。  
尊。酌。當。移。之。五。里。短。亭。或。十。里。長。亭。皆。可。耳。

與張僧持

先。生。神。采。精。健。把。吟。拙。咏。久。而。無。倦。僕。不。敢。私。幸。  
得。一。知。已。而。且。爲。海。內。幸。存。此。雙。眼。也。聞。去。颿。頗。  
速。送。行。大。作。乞。手。書。扇。頭。度。我。兩。人。眼。睛。常。相。注。  
射。耳。

答張山來

承。頒。聯。莊。筆。歌。諸。新。刻。愈。出。愈。奇。蓋。天。地。原。有。未。  
發。之。秘。特。借。足。下。手。眼。次。第。吐。露。耳。僕。奔。馳。湖。海。  
未。有。寧。晷。今。諸。累。俱。謝。暫。停。天。寧。寺。杏。園。香。臺。竹。



院之間。細細咀嚼。數年蠶腸。稍覺靈動。

與梁藥亭庶常

生平積懷。忽傾吐于廣陵濤聲中。雖沉疴。可以起。而繁熱。豈不能盡滌乎。昨日之集。暑則暑矣。暢談快飲。依然清涼世界。但迎與送。連合與離。俱未免。歡寡愁殷。耳茅與唐相依兩月。交同金石。前已訂住山之約。但恐遲遲其來。僕不能緩王程而待之。惟先生代爲促駕。

答吳園次先生







將。何。以。自。恕。哉。昨。向。崔。蓮。翁。言。先。生。貧。病。之。狀。蒙  
餽。藥。資。六。金。敬。以。短。札。贖。去。先。生。既。不。能。展。閱。又  
不。能。傾。聽。寫。扎。畢。付。之。慨。嘆。

答王武徵

平山之集。地勝人豪。僕得追陪末座。有餘榮矣。佳  
作。可。使。歐。蘇。毀。稿。不。但。同。人。閣。筆。也。匪。佞。匪。佞。

與周冰持

平山社日。與足下建鼓分旗。自覺氣索。竹里再試。  
尙敢言勇哉。拙稿二冊。饑寒愁歎所積也。足下翮。



羽。雲。霞。遺。棄。一。切。豈。礙。礙。下。界。之。塵。敢。塞。耳。而。眯。目。乎。

與王孚嘉

夏行冬令。從人多病。况厨傳蕭寂。門庭冰冷。尤有致病之由乎。拜大惠。勃然興起。遂覺兩窓竹院。不勝春溫。快活快活。

答朱天綺

舊寓逼隘。而暑若三伏。新館高敞。而涼過三秋天。時之不齊。無非爲顛倒窮人設也。大著熟讀日久。自當出狂瞽之言。以相發明。但病與饑。連握筆時。少。不。得。不。再。乞。展。限。耳。

答方樸士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陶句也。敝寓雖淮北商館。而竹林頗茂。偶展陶集。因以貯清題之。佳什先投。音調冷然。讀之忽失三伏。蓋不啻入廣寒宮。闕忍冷打顫。聽霓裳之音也。

與周冰持

台旌南旋。僕將北歸。兩相就者。而兩不相謀。此古



人所謂離恨也。昨日之集。諸君同爲送客之主。獨我兩人如伯勞之與燕。日飛一百里。則日遠二百里。旅嵬有幾能當如此之消耶。

與范汝受

先生十年不出之逸老。僕三年于外之勞人。相須而不相遇者。固然也。獨恠先生已不入郡矣。乃以何事忽來。僕已入都矣。又以何事仍留。無端而握手。或皆僕積誠之所致乎。月餘來。酒場詩社。無地不同。一似律鍾。津劍爲天生。有對之寶。而人必不

肯使之孤飛獨鳴者。我兩人可以漫爲離別哉。近聞返棹有期。故以詩字種種。絡繹相頌。先生之詩字誠佳矣。而實皆僕攀留之巧計也。留之而不能親就。人將謂如葉公之畫壁。或亦博好龍之虛聲耳。一笑不罪。

與陳霍山

同客三年。饑寒暑雨。未嘗刻離。湖海拙集。皆與足下。朝愁夕歎。積成一寸者也。今足下已得賢主人。歌舞歡場。自多青蓮豪華之句。而蕭條舊館中。朝



愁。夕。歎。尙。不。知。積。至。幾。寸。方。休。也。前。集。較。訂。俱。賴。法。眼。今。仍。望。借。忙。數。日。爲。予。一。卒。返。業。勿。以。羽。化。仙。蟬。竟。忘。當。年。之。糞。車。耳。

答陳叔霞

足。下。客。病。與。僕。客。貧。皆。當。暑。而。劇。者。也。療。病。之。醫。往。往。而。有。療。貧。之。醫。生。平。未。遇。僕。之。所。遭。較。足。下。不。尤。甚。乎。大。著。如。黃。金。白。壁。乍。開。囊。篋。雖。不。能。定。其。勛。兩。而。寶。光。潤。色。已。不。能。逃。識。者。之。目。矣。容。細。讀。緩。吟。當。出。一。言。以。相。質。耳。

與閔義行

少。作。嫁。衣。竟。無。用。處。安。知。嫁。衣。之。孰。好。孰。醜。乎。大。藝。四。篇。皆。字。字。熟。誦。得。聞。所。未。聞。雖。不。能。定。今。時。之。好。尙。而。織。金。縷。翠。較。予。當。年。短。褐。顛。倒。者。大。有。越。娃。齊。女。之。分。耳。前。獲。妙。染。八。幅。設。景。不。同。蓋。由。文。心。無。盡。愈。看。愈。愛。未。免。生。無。厭。之。想。若。肯。再。益。以。四。便。得。卧。遊。十。二。時。矣。

與潘雙南

餘。暑。甚。酷。雖。貯。清。館。不。免。也。大。作。揭。之。館。壁。日。讀。



一過覺涼。風颯颯從壁上出。豈非無烟火氣之筆乎。粗扇更新一書對客揮。搖滿座應思挾纊耳。

答徐二田

秋後更暑。天氣之有餘也。當之而病者。豈非自處于不足乎。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我輩不爲暑困之法。清涼散乃方家藿藳之類。豈足以解僕昏惰之病哉。

答金受宣

載酒問奇于玄亭則可耳。僕湖海羈人。塵俗滿腹。







別有所命。彼自不敢。却謝耳。足下愛我爲望。

與蔣淑瞻

竹院涼風。煩暑頓消。披襟受之。甚以爲快。忽思此風。卽是促衣之風。便覺萬斛愁。隨風亂。楚于丈髮。隨風亂。白也。足下高居珂里。從不知旅人有此况。聞之不以爲誕乎。僕前事已清。擬于望後北上。被葛衣而迎西風。不啻着葛屨而履霜雪。卽一身已不能自掩。豈能以赤身而爲解衣之謀。此事不得不轉望足下耳。



與盧歇庵

久不得消息。不敢以寒溫俗情。溷起居。僕近寓舊城公館。竹林蕭森。三伏頗快。昨夜秋聲在樹。頓觸鄉心。憶襟被較。憶尊鱸更切耳。不知道履何日回揚。僕王程匆迫。難于久待。廟堂江湖。從茲萬里矣。

答盛繼常

歸心如已發之矢。雖有敏手疾目者。不能從而挽之矣。况此間一案。原非窮源竟委之功。卽朝野共爲屬望。亦且難于塞責。而今敗壞已極。人人視爲

駢指贅疣。非甚潦倒可笑人。不肯汨沒于中。而英雄者。流何天。不可高飛。必于此汗泥潦水中安身。立命。不亦痴迷之甚乎。來教諄切。甚感甚感。然不敢謂有益于足下。亦不敢謂有益于僕。僕意已決。無煩再計耳。

答龔半千

前枉小寓。又匆匆而去。蓋行往來酬答之禮也。以野遺而拘世法。我等又當何如乎。昨聞貴門人所言。不勝駭異。僕必爲先生謀一降龍伏虎之法。不



然。何以居龍蟠虎踞之地哉。求教諸件。皆望隨意  
揮洒。大小縱橫。無之不可。譬之造物者。因物賦形。  
而飛潛動植。摠無有不是處耳。

與張僧持

買舟白下。欲遂快遊。而雨花木末。無鄉導指引之。  
人。獨吟獨眺。不知地爲何景。詩寫何題。他年直作  
夢境。而詩亦作嚙語觀耳。

答王安節

金陵一遊。看盡好山水。快矣。莫愁湖邊。得識盡君







別後之牛首山。高臥白雲梯上。晴一日。霧一日。雨  
一日。凡天。之。所。有。者。未。嘗。不。得。見。也。左。右。高。山。大  
江。長。松。脩。竹。凡。地。之。所。有。者。未。嘗。不。得。見。也。但。恨  
天。無。雪。月。地。無。梅。花。此。來。者。之。不。時。固。山。靈。之。無  
可。如。何。者。耳。歸。檢。奚。囊。不。見。一。佳。句。友。人。責。僕。者。  
謂。何。物。俗。子。負。此。好。景。然。天。地。自。不。愛。寶。而。人。敢  
出。其。小。智。與。之。鬪。乎。袖。手。旁。觀。咨。嗟。贊。嘆。者。亦。藏  
醜。之。妙。法。也。

與阮巖公



掃徑以候者數日。而足下不至。僕出城之日。卽爲足下枉駕之日。得無亦矚其無也。而來拜乎僕。若不早。以此相責。足下必謂僕知其來也。故出而避之矣。一笑。僕回寓兩日。展觀書冊。愛不釋手。足下留拙札而不還。或未必如僕之傾倒大筆耳。

與王山史聘君

兩訪清涼山下。門徑寂然。不知先生何往也。悵立久之。遂有無限離羣之感。昨問穆翁。始知移家秦淮。不停。夫清涼秦淮。皆爲金陵勝地。然消夏宜于

山邊。吟秋宜于水際。况山邊之龍潭荷花。已冷水際之鍾山爽氣。方新。先生意在山水。其因時遷移。皆有遲早分寸。世人那得知其故也。

與蔡霖蒼

足下胸臆擴落不羈。是嵇阮一流。其爲畫乃直寫胸臆。凡口之欲言者。已無不盡情言之。而猶恐有時不給。故又以手助之。口能說到痛處。故手亦能搔到癢處。世之人不痛不癢。而欲作畫之傳者。豈可得哉。



與蔡鉉升

數日違教者。蓋奔忙于牛首祖堂之間也。不及會一客。不及吟一字。一杖一屨。朝登夕眺。猶恐遺漏者之多。古人云。讀書交友。看山水。不可偏廢。今用其一。而且妨其二。况碌碌于名場。利藪其所妨者。尙可勝言哉。

與王山史聘君

同客金陵。如水萍風絮。雖無意。遭逢便思結團鋪。錦爲不可解之因。緣頃聞先生欲之武林。僕亦將

歸燕臺。是猶風以吹之。水以激之。不得不散者。其勢也不肯不聚者。其情也。堅此情而不變。南北天涯。何地無再聚之時乎。前有拙詩求教。先送舊寓而不遇。再送新寓而不遇。以爲必不遇矣。豈料反遇先生于座上。卽此遇不遇之間。可以觀聚散之境矣。

答王安節

仙樓雅集。節當秋分。萬家烟火。同在爽氣中。况清冷沁脾。又有太乙之泉水乎。宜足下新句。超逸縹



縵如伴笙鶴而遊雲際也。僕奔忙塵土。煩熱難驅。詩成之後。忽覺別換一腸胃。大約如淬冶城之劍。得于勝地者十之一。得于良時者十之一。得于其泉者又十之一。而得于足下之法眼巨手陶濬變化者。則十之七耳。別後快雨滂沱。頓解數月旱魃之憂。人謂雨能催詩。而詩亦能催雨。予曰。此樓乃天師。栖息之所。符籙今日去。而雅頌今日興。雅頌今日興。而雨澤今日降。豈非符籙者。辰氣也。辰氣足。以致辰雅頌者。和氣也。和氣足。以召和感格之。

理舍吾黨而問之。旁門必不得之數也。偶因論詩及之。亦魯儒之故態耳。令弟詩典核雋永。脫去時蹊。尤爲服膺。小作奉教。以彈丸而攝大國之間事。齊乎事楚乎。不能不有戒心也。

### 與蔡鉉升

借高讌觥籌。識大邦賢俊。抒辭摛藻。濤湧雲蒸。遂致地發靈泉。天垂甘雨。聚東南之勝事。送湖海之勞臣。自廣陵命棹以來。快莫快于此日焉。小詩三章。夜郎王不知漢大耳。一入冠裳玉帛之會。則爽



然自失矣。

答蔡霖蒼

足下何等胸次。將山經海志。盡入包羅。蓋不止吞雲夢。而撼岳陽也。細讀諸幅。筆匕擺脫。意匕精到。從此畫苑。皆殘山剩水矣。欲爲長歌以贈。恐不足形造物之功能耳。

答阮巖公孝廉

屢過郇厨。腹雖感而心則愧。茲值佳辰。又頒精品。一時賓客從人。皆有起色。不然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可以飽主人之耳目者。可以飽若輩之口腹乎。

與鄭汝器

客金陵佳麗之鄉。遇中秋澄清之月。風物太平。人情歡豫。簫鼓之聲。闐街溢巷。蓋與滿城童叟同此一樂者也。是日盡謝豪貴之召。雅聚高齋。飲藏酒。試名茶。賞鑒古書帖。蓋與滿座耆英同此一樂者也。獨是先生冉冉白鬚。鐵臂玉腕。操中山之帚。濡北溟之池。一時蟲魚飛躍。蚪蚪盤旋。令羣觀者耳。



目精神移于商周兩漢之年。此一樂誰敢向先生奪取乎。所書之字大小縱橫不下十數紙。或光我祖廟之宮牆。或表我舊山之賢哲。或標我荒齋。或耀我粗卷。僕何人斯。而此一樂獨俾僕一人消受之。記去年有句云。南來得意此中秋。不意今年之得意又勝去年。未知明年又在何處。從此年七至此日。卽年七憶此樂。更年年憶先生之古道高懷。廉頑立懦。與明月清風永無盡境耳。

答王伏草

難兄弟稱海內者。宿者數十年。今得納交。而年皆壯盛。道義文章。爲金陵時賢之冠。覺三山二水。許大規模。皆賴君家一門撐持。俾來遊者。虛往實歸。不動故京零落之悲。此等經濟。豈書畫篆鏤小小枝藝。足以盡其高深者。櫟老人邛人一傳。未免涉于管窺井觀耳。小石諸作。乃盤鑿羲畫之手。摩之。但增贊歎。卷頭揮染。又不知發如何神理。雖僕之知。足下者不在書畫篆鏤之末。而僕之愛。足下者又不能出書畫篆鏤之外。管窺井觀。固先後一轍。



耳。

答王安節

渡江以來。得識君家兄弟。不但慰饑渴之思也。而  
且幸吾道湮沒榛蕪中。尚有廓清整頓之人。如張  
道陵考。儒者齋日說。拜經堂額。皆有深心大力。爲  
人心世道倦倦。惜乎今之攻六經。取青紫者。不惟  
不衛吾道。而且闖入彼中。操劍行逆施之戈。讀尊  
著。不加訕謗非笑者。諒亦鮮矣。王少伯序。更見表  
彰前賢有光大國。憂乎美舉。留待今日之寓公而

始襄。乃知古人之稱流寓。必有益于其地之往哲  
後學也。不然。擔簦負耒。卽可以志流寓乎。晴窻閣  
莫愁湖圖。如對景掛畫。他年神馳夢想。應于畫圖。  
省識春風面矣。外拙句數首。皆泛泛酬應之作。大  
山大河。直待讀十年書。養十年氣後。再補足可也。

答王安節

孝感相公爲海內正學之宗。僕讀書山中。卽切向  
往。况濫入仕籍。職附明倫之末。一言一動。舍此公  
奚所依歸乎。但出使下河以來。風雨勞瘁。迄無暇



日。今雖尙未底績。而事歸畫一。僕始得謝責北。上。昨來金陵。正欲覽大邦之山河。交上國之人士。稍拓鄙見。爲他日讀書之助。凡此間一才一藝之士。雖遠郊僻巷。莫不長跪請教。况山巔斗柄。咫尺在望。而乃不一瞻拜。豈情也哉。蓋緣入郡之日。卽問孝感起居。告者皆謂守制閉門。不妄接一客。僕自揣何人。而敢以泥塗藐小之軀。希大人先生之盼睐乎。今淹留月餘。實有一段欲吐不敢之衷。忽蒙其大著下頒。倦匕垂問。皆由足下爲僕說項。從此

答王子由

瞻雲就日。有階可循矣。曷勝慶幸。雅集三作。鼎足騷壇。僕無扛鼎之力。何敢有問鼎之思。耶。勉成數句。亦如小釜末鬲。充下庖之數耳。

連旬侍教。每出一言。皆相視而莫逆。豈非蘭味有深投者乎。不意同里閭中。尙有結聲聯氣之人。他年越阡度陌。疊爲賓主。效朝川裴王故事。何樂如之。大作已登堂奧。豈可不公之天下。承教卽致之選樓矣。



答王休草

聽雨者十七人。今皆雨散矣。承補新圖。忽觸舊境。從此開卷一回。卽憶足下一回。十七人中。不居然有足下乎。僕卽刻束裝。不及再別。遙望。莫愁湖。百端交集。古人命名。大抵無可奈何語耳。

與蒲菴和尚

午刻至棲霞。松聲泉韻。應接不暇。正在忙時。又生痴想。欲向此間借一禪榻。爲停宿過夜計。敝舟艤磯邊者。當令先之龍潭。僕詰朝籃輿赴舟。省半日

跋涉之險。又添半日登眺之樂。僕生平諸事。不占便宜。獨看山水。則便宜。務須占盡。蓋此種便宜。他人所謂喫虧者。故僕得從旁坐享之。亦如老子人棄我取之義耳。若律以昨晚燈下所言。未免又屬山水鄉愿矣。一笑。

答黃儀逋

別後無一鱗鴻。豈邗溝卽秦水。而蜀岡有回鴈峯。耶。僕自夏徂秋。皆在愁城。不特友朋疎濶。卽鄉信亦且寂寥。蓋權由人操。去就難決。已辭友朋矣。而



尚不去者何故。已示還鄉之期矣。而又不到者何故。委委折折。難出于口。此疎濶寂寥之由耳。忽辱手教。反覆披示。足見知己關切。不肯作袖手旁觀之人。然旁觀雖清。而當局者亦未必果迷也。僕閱時事。較當年有天淵之異。去留雖未分明。取舍久已剖斷。而二三急切者。沾沾雞肋。必欲僕同爲彘。願僕雖昏庸。寧失目前之小利。肯遺事後之大悔乎。足下休矣。人謀當不若自謀之工耳。

與黃仙裳

南浦酒罷。君登岸。我登舟。以爲自此遠矣。不意前局未了。羈留又復五月。咫尺關河。未嘗限我以險阻也。而我兩人不惟不圖一聚。並亦不通一音。亦若曰既別矣。不可再聚。恐添一聚。又添一別。此等衷曲。豈堪爲不及情者道乎。揚州銷夏後。卽買舟之金陵。飽看名山大川。其間賢豪長者。皆得交之。然實託先生聲氣之末。故文酒之餘。說先生爲多。積話盈腹。去時旣不得携手。歸來又不得面述。蓋如隻身入異域。直作啞子笑耳。先生近况。自爾大



佳。不知幾時來郡。僕尙圖一晤。從此暫別。久別皆付之不可知之天。言之能無黯然。

答吳園次先生

梅嶺登高。依稀昨日事。今又有禪智之舉。不幾雅會相連乎。接尊扎。通身汗下。縱揮滿頭之菊。豈能駐如駛之流光哉。是日非痛飲不爲功耳。

答周冰持

碌碌賤辰。賴諸君點綴。以成一日之盛。大聯下。頌光輝四座。僕本不足以當。而又不肯不受。奈何。

答李培元

風塵牛馬。居此三牛。若羈之。而又若放之。謂之勞人。不得謂之懶人。不得幸遇足下高才宏學。對宇而居。真可發矇啓昧者。乃亦疎于過從。此等行徑。自不能諒。而謂足下能諒之乎。

與呂長在大令

足下高才實學。初試葉邑。雖屈于短馭。而洞悉民隱。正爲他日疏奏之根底。所謂不歷州牧邑令。不能作諫官宰相也。聞之喜而不寐。豈但爲救窮之



急。着。乎。僕。近。者。仍。羈。維。揚。北。上。擬。于。歲。暮。其。不。能。接。浙。而。行。亦。如。足。下。赴。都。之。時。遲。回。遷。延。其。爲。諸。知。交。所。非。笑。然。所。以。非。笑。之。故。而。諸。知。交。實。與。有。責。焉。近。聞。足。下。坐。王。喬。飛。鳧。之。衙。鼓。琴。養。鶴。居。然。仙。吏。乃。知。前。此。之。遲。回。遷。延。正。仙。人。歷。劫。之。年。而。今。日。乃。丹。成。飛。昇。之。期。也。僕。羨。之。慕。之。欲。枉。道。一。訪。而。不。得。忽。接。手。字。知。足。下。好。我。尙。篤。尙。能。奮。飛。左。右。握。手。平。生。幸。勿。效。葉。公。之。好。龍。祇。好。其。畫。者。而。不。好。其。真。者。耳。

與張諧石

交。非。擇。而。得。也。擇。善。而。從。蓋。爲。道。路。人。言。耳。若。夫。聲。應。氣。求。如。磁。針。珀。芥。不。知。其。然。而。然。雖。千。里。有。同。堂。之。樂。况。三。年。聚。首。如。吾。與。足。下。者。哉。夫。臭味。相。投。聲。律。相。和。皆。具。此。理。于。相。投。相。和。之。先。不。然。一。旦。遠。方。來。矣。尙。容。躊。躇。再。計。乎。乃。知。不。爲。吾。友。者。雖。召。之。不。來。爲。吾。友。者。雖。驅。之。不。去。此。吾。與。足。下。無。意。忽。合。乃。至。待。如。性。命。倚。爲。骨。肉。性。命。可。離。乎。骨。肉。可。別。乎。讀。贈。行。五。章。殆。不。知。涕。泗。何。從。矣。



與費此度

昨晚快論。各發胸臆。雖不能不稍有異同。然皆真知確見。非依旁附和之談。直諒多聞。正可彼此相借耳。歸來細思先生之論。主于尊經。乃聖學之津梁。街南之論。主于誠意。亦人心之砥柱。而愚見主于格物者。乃小學末藝。譬諸洒掃應對。蓋亦恐人馳騫高遠。將耳目所及者。毫不經意。未免又趨于省事一路。故不憚于最粗最淺者。觸類旁通。必求無疑。而始慊。此下學上達。困知勉行之次第。况大

學。齊治均平。皆始于格物。愚何敢躐等。以自謬于家學。且背兩先生尊經誠意之旨也。區區鄙見。故又及之。

答卓子任

師弟之說。起于三代不得已也。夫大道爲公。天下共遊。皆友朋耳。但弟後于兄。子後于父。以所不能者。問其父兄。而父兄卽以所知所能者。教其弟子。迨其後。凡見有道德之士。年稍長者。卽以兄事。年長以倍者。卽以父事。而年稍長及長以倍者。



卽各以弟子待之。此師弟之名所由起也。僕碌碌湖海。身爲俗吏。雖有二三及門之士。大抵皆由政事起見。從事于文學者已少。况道德乎。數年來采風掄雅。不惜長跪請教者。無非欲于文學中得一人。漸而商及道德。以同入于聖賢之途。此區區愚衷。亦嘗吐露于足下者。而足下年富才長。有爲有守。其于風雅一道。已窺其堂奧矣。而道德向上之事。或未及深講。倘肯携手同行。僕不惜狂瞽之見。以共相發明。必求有益于身心。有益于經濟。而

不但爲辭章訓詁之儒。則僕之深願。所謂稍長者。以兄事。僕亦何敢固辭。若尊扎所云。欲執贄及門。而以先生相稱。不亦過乎。

與王安節

下河斥鹵波濤爲生。平第一惡夢。金陵山水文章爲生。平第一好夢。惡夢驅之不去。好夢求之不來。今買棹北上。又作長安痴人。好夢惡夢皆歸無夢矣。別來忽忽如失。攄以懷君親戀友朋三心二意。交戰於中。所謂神魂顛倒。雖醒猶夢。何時得一把。



濟濟集  
一  
三  
臂以開我倦眼耶。敝友卓子任爲邗上第一名流。  
詩古文妙絕今古。且交遊聲氣半天下。茲以采風  
覽勝。稅駕白門。足下兄弟必當識之。且宜說項同  
人。令人識之。僕從不輕許人。見子任當以僕言  
爲可信耳。





漢書

卷

第

十

二

十

二

十

二

十

二

十

二

十

二

十



